

古董商和盗墓贼的奇妙结合

日本海域的沉船古物和八百年前的神秘传说
让你走入迷宫，走入墓地之谜和历史之谜……

迦南行者

著

盗墓迷踪

1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盜墓迷城

1

迦南行者

著

貴州出版集團
貴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盗墓迷城. 1/迦南行者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221 - 09215 - 1

I. ①盗… II. ①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427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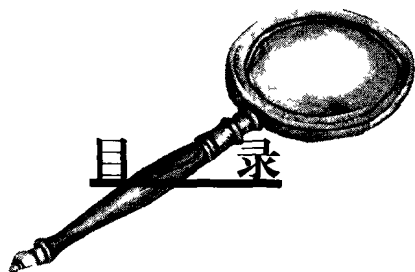
盗墓迷城 1

作 者 迦南行者
责任编辑 陈 荣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10.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 - 59623775



引子/001

第一章 日本海的线索/003

“……原来这衣冠冢的主人，是元世祖忽必烈手下的万户。当年跟着水军征讨日本，并不指挥打仗，而是负责一项更重要的任务。”他用手指了指桌子上那个阴气森森的方盒，“他的任务，就是运送这个盒子到日本，据他自己说，这个盒子里，装着有关太祖墓葬的秘密。”

第二章 初入地宫/020

果然是个棺材，我刚想问问这种棺材里会不会有值钱的东西，就听见魂轿里面咣地一声响，紧接着又是一震，响声在侧室里来回飘荡着。我们几人顿时一个激灵，你看我，我看你，瞪着眼睛面面相觑。

第三章 尸祭惊变/037

老赵退到我们身旁高声喝道：“谁！”紧接着一阵低沉的女声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空一般在耳畔悠然响起，甚至还伴随着我们熟悉的音调：“God is a girl, wherever you are, do you believe it, can you recieve it? God is a girl, Whatever you say, do you believe it, can you recieve it……”

第四章 模糊的真相/054

我们四个顿时呆住了，站在原地仰起头看着四根黑色的金属链缓缓向后卷起，而祭室



中央的那口大钟也随之高抬，尘封启处，一个面容安泰的老和尚向我们缓缓地露出了他凝固千年的笑容。

第五章 迦南神木/069

“其实要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徐白脸解释道，“这就是一个共生系统，那些死尸可以给迦南木提供充足的养料，而迦南木生长得越快，藤蔓可延伸的范围就越广，从而就能捕获更多的东西，”说着还往后看了两眼，“幸好咱们碰到的不是一株成年的，我在新疆见到的迦南木，藤蔓能延伸大概一百米。”

第六章 归途，新的疑团/090

我看着这个生机勃勃的城市，突然间感觉到一阵模糊的冲动，无论是头顶那一片被高楼分割的支离破碎的天空，还是在红尘中挣扎游弋的一缕缕稀薄的空气，对于一个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来说，都不会再让他感到从前那些惯有的压抑。

第七章 该隐的左手/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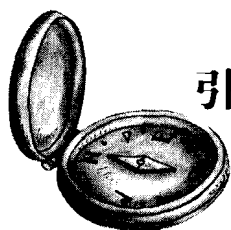
我们被老赵耍了，回过头来刚想骂他两句，就看见老赵身后，一条漆黑的巨蛇正缓缓直起它那如同小树一样的身躯！细长的蛇眼犹如两盏灯笼一般，在浓雾中越升越高，不断地往外散发出嗜血的红光。

第八章 幽魂古堡/133

克里斯塔一直跟在老赵的后面，借着灯光反复琢磨着箱子外壁的花纹和地上饱含着疯狂的文字符号，她慢慢抚摸着箱子上的两尊神像，突然尖叫一声就往外面跑。

第九章 最后的血牙/153

那吸血鬼看我们不追了也就停下了脚步，它姿态优雅地走到棺材旁，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个十字架随手挂在脖子上，像是一个要去参加晚宴的贵族，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它慢慢打了个哈欠，微微皱了皱眉头重复问了一句：“Wer bist du?”



引子

公元 1281 年，日本博多海湾。

冰冷的夜晚，好像连空气都凝结了一般。一望无际的海水在夜幕下悄悄地涌动着，偶尔有风拂过，浪花拍打在战船坚硬的外壳上发出突兀的声响，凭空为这片静谧添上了几分不安的躁动。乌云遮住了下弦月清冷的光辉，漆黑的海面上仿佛酣睡着千万头择人而噬的猛兽，只等着破晓时分咆哮着向这个世界展示它们最为锋利的獠牙。

点点荧光闪烁在志贺岛西南一带的海岸线上，巡夜的武士们提着灯笼在岗哨间来回穿梭，沉默不语，一只手还紧紧握住悬挂在腰间的长刀。

渡边敬恒是刚刚被紧急征调入伍的新兵，还不习惯暮秋时节这样寒冷的海风，他紧了紧战袍，左右四顾，目光划过一座又一座闪着幽火的哨卫塔，最后停留在西南方那片幽深的海域上。

那里，停泊着不计其数的巨大战舰，将军说，它们来自海的那一边，一个叫做元的地方。

“嘿，敬恒君，怕了么？”并肩而行的武士撞了撞敬恒的肩膀，“听说这次蒙古人派了十万的军队来呢。”

他的刀柄指着那些栖息在海面上的巨大阴影：“至少也有几千艘船，真想不出那些东方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敬恒尴尬地收回了目光，低下头轻声说：“没有啊，反正还不是一样都要打仗。”

他踢着沙子，慢慢随同袍们走着。

为首的十人长好像听到了队伍中的低语，他不屑地冷哼一声，挥手喝令士兵们停止前进。他转身走上前去，挨个敲打着武士们的肩铠，沉声喝道：“怕什么！打起精神来！我们是镰仓幕府的武士，效忠于天皇陛下的



勇者，我们一定会受到神的庇护！”

他反手抽出配刀，遥指着那片如同噩梦一般的海域，锋利的战刃在黑暗中刮过一道惨白的光：“蒙古人算什么，七年之前我们就曾击退过他们，因为我们有神的庇佑……”

十人长得意洋洋地看着手下的新兵们，然而却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他的话而显出亢奋的表情，意料中众人齐齐举刀高呼天皇万岁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反倒是人人脸上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在堆积，好像恐惧，却又有点欢欣。

“风……风……船……船……”敬恒手指着刀尖所对的方向，磕磕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西南方向的海面上狂风骤起，吹散了弥漫在空中那一片暗淡的迷雾，元朝船队的全貌慢慢地展现在这些日本武士的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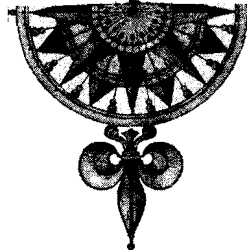
十人长带着莫名的诧异回过头去，只见一艘艘战船不停地在狂风中左右摇摆，碰撞，像是失去了船舵一般。从远处看，闪耀在甲板上的点点火光瞬间蔓延成为滔天巨浪，空气中传来木头烧焦的气味，夹杂着让人听不懂的呼声，咆哮着涌到了沙滩上。

“元朝的船……”十人长张大了嘴，红色的海水不甘寂寞地翻滚起来，在夜幕下映照着他的长刀，像是染上了无数人的鲜血。

血红的海水中央慢慢地浮出一圈圈巨大的漩涡，如同一只怪兽狰狞的大嘴，嘶吼着把一切漂浮在它上面的东西吞噬殆尽，任何挣扎都无济于事。

狂暴的风声渐渐息了，海面上最后一点桅杆也消失在幽深的水底，只留下一张血红的巨口还在默默地开合着，似乎是在向人们昭示神明曾留下的痕迹。

“元朝的船……沉了。”十人长喃喃道。



第一章

日本海的线索

—

夕阳西下，眼瞅着又是一天，我揉了揉眼睛，关上电脑，放下手中的马克杯推开船舱门走出去。海面上波光粼粼，明晃晃的海水刺得人眼睛生疼。我扭了扭脖子，一边从兜里摸出太阳镜戴上，一边登上甲板，奔着船头的方向晃晃悠悠地走过去。

高胖子就站在那里，一副焦虑的表情，来回地踱着步子。打捞船在日本晃荡了也有好些天了，龙古岛到志贺岛之间的这一大片海域我们少说也转了两三个来回，发现的沉船遗址倒是不少，可是里面却往往连个屁也没有。虽然本身在临行前我就不对这次所谓的淘海沙抱什么乐观的态度，但也没想到会是如今这种惨况。

今儿早上我们从沿海的一个小港口出发，顺着预先设定好的线路忙忙碌碌的又是大半天，直到半个小时前负责勘探的那个黑大个才说好像这附近的水底下有东西，于是高胖子就让他带着一群人下去瞧瞧。不过依照以往的情况看，一会儿究竟能不能找出点像样的宝贝来，也很难说。

“嗨，跟这儿转悠什么呢，实在着急的话背上东西下去看看呗，寻宝不成只当咱这一趟是潜水来了。”

高胖子看着我，撇撇嘴靠在栏杆上：“看个屁，我敢肯定这下面一定出东西，你信不？”

“我信不信先搁一边儿，”我乐呵呵地瞧着他，“问题是现在你还信么，这话都听你说了八百回了，也没见应验过。”

高胖子摆摆手：“不对，这次感觉不一样。”他皱着眉头，“更何况，要说这博多海湾底下有宝贝，那是肯定的，前前后后元朝几千艘船都沉了，不可能什么也不给咱留下。”

“那你也得分什么东西，”我探出头去看脚下的海水，“这地方有沉船

是不假，可人家那都是战船，你指望能捞点什么？生锈的武器，还是几百年前的粮草？就是有也早化成灰给水冲走了。”

我拍了拍高胖子的肩膀：“小高同志，要我说，你们公司的老板也许是真走眼了，我觉得这地方真不会有什么东西。”我伸了个懒腰，在电脑前坐了大半天，骨头架子都软了，说，“唉，反正开始的时候也就没指望能跟你过来捡到什么便宜，这趟就当是不花钱出国散心了，赶明儿回北京的时候帮我淘换点拿得出手的东西，要不过了今年，我那小铺子就真该倒闭喽。”

高胖子摇了摇头：“不是你说的那样。当年忽必烈派水军远征日本的时候，根本就没把这个小国放在眼里头，要不他能只派了不到十万的军队？他根本就是想着速战速决，建个行省就完事儿，后面随军的辎重船队里面有好些船装的都是宝贝，这在文献里都写得明明白白的。你瞧着吧，咱这趟肯定不会空着手回去。”

“那最好哇，等捞上来东西的时候按内部价处理给我几样。现在地面上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一年到头手里也收不上几件东西，现在我自己看我那铺子，心都凉得慌。”我叹了口气，现在古玩行被外人炒得挺热火是不假，毕竟三十六行，古董为王。但也就因为如此，竞争才更激烈，再加上里面专门作假作赝的这么一搅和，买卖就更不好干了。虽然明着我是在北京开店铺的小老板，但实际上做的是古董盘子，就是专门来回倒腾古董的。我的盘口在香港，平时一年到头都待在内地寻摸东西，有时是帮人找，更多的时候就是给拍卖行送去，我就来回赚这个差价。毕竟大陆和香港的文物行市还是有区别的，再加上苏富比和佳士得这类的拍卖行又是财大气粗，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倒是也让我赚了些钱。

但是这两年就不行了，干这个的越来越多，而我又一直没碰到过什么值得出手的东西，所以生意也就勉强维持个温饱。好在以前经营的人脉还在，再加上本身眼力也不算差，基本上没吃过什么亏，于是也就这么凑凑合合地干下去。这次跟着高胖子到日本来淘海沙子，虽然心里确不抱太大希望，但也总归是聊胜于无，只想着真的能捞上来点东西好让我转运。

“那是当然，有好东西，能不留给自家兄弟？”高胖子嘿嘿一笑。

要说起来，高胖子也是我的老朋友了。他本名叫高季晨，我们俩小学

初中高中加起来十一二年的同学，甚至高三留级的时候也还是在块儿，直到上大学以后才慢慢地少了联系。三年前我在苏富比的秋季拍卖会上又遇到他，高兴之余仔细询问才知道高胖子现在也算是我的同行，在一家打捞公司里面专门做文献研究，混得是有声有色——这倒也符合以前他爱啃杂书的习惯。于是就这么地，两个打小儿就没什么正形的兄弟又回到了起点。

而这次叫着我一起到日本，明着说是请的古董鉴定方面的行家，但实际上就是来捡便宜的。看来这次回去还得把高胖子猛宰一顿，嗯，也许是好几顿。

正琢磨着呢，冷不丁地从水里浮上来几个人，其中一个掀开护目镜，露出張黑灿灿的大脸，他仰着头对我们说：“高先生，水底下确实有东西，而且……而且……我们还发现一个人。”

二

高胖子闻言顿时来了精神：“人？什么身份？尸体还完整么？”

我在旁边鄙夷地看了他一眼：“傻了啊你，你见过有死尸能在水里泡几百年不烂的？”我把那个黑大个顺着舷梯拉上来，问他，“是不是有外人想截和？”

“估计是。”黑大个脱掉身上的潜水装备跟我们解释，原来他们刚刚在水底下那些沉船的舱室里发现了不少海货，正打算先潜上来通知我们这个消息，就发现有个挺古怪的家伙在各个舱门之间来回乱窜，连做了几个他们搜索队内部专用的手势也不见对方有反应，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于是一群人连拉带拽地就把他拖了上来。

陆陆续续地，水面上浮出一些人，潜水员一个接一个地顺着舷梯往甲板上爬。黑大个看了看，指着一个走在中间，身穿暗灰色潜水服的人说：“就是他了。”

高胖子让人卸了他的装备，我走近去看，只见一个胡子拉碴的瘦子慌慌张张地看着我们，嘴里不停地喊着：“兄弟们，误会，这都是误会啊！”

高胖子没理会他那茬儿，直接让人把他带到小货舱去了，又回过头来对着黑大个他们一千人交代了些什么，这才到我跟前说：“走，看看那人

什么来路。”

“呵，眼看着这儿都要出货了，你还不不去盯着点，真沉得住气啊。”

这会儿我倒是挺兴奋的，毕竟能第一次看见海沙子出水，这些天的忙活，也总算没有白费。

“用不着，干了这么久，那份新鲜劲儿早过了，他们这些人干这个也老到得很，等捞上来咱们再看也不迟。”

高胖子拉开舱门，狭小的货舱内顿时迎来了一丝光亮，灰尘跳跃着在角落里四散飞舞，呛得人直咳嗽。

小货舱平时就是水手们用来放杂物的地方，比如说多余的锁具，备用的救生圈或是真空的氧气筒什么的，零零散散地在这小屋子里积了一大堆，简直没有地方下脚。我甚至还在门后面看到两个酒桶，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被喝完的。

那个不修边幅的男人就坐在一堆氧气瓶中间，耷拉着脑袋，看见有人进来立马就站了起来，大大咧咧地冲我们乐：“哎呦，我说，可把您二位盼来了，瞧这事儿闹得，误会，绝对是误会啊！”

高胖子一屁股坐在酒桶上，直愣愣地看着他，半晌才缓缓开口：“这位师傅，咱就别绕弯子了，看你也像是个手艺人，怎么放着路上的买卖不干，跑到海里面捡我们的破烂来了？这里头究竟有什么门道，您给透露透露？”

“啥门道？你说的我都听不懂啊，”他一脸无奈地对着我们，“二位，说真的，您说的我都不知道，咱就是一爱国青年，绝对根正苗红的。我今儿上午才到的日本，下午直接就租了艘船奔龙古岛去了，本想着也在那儿搁面咱的红旗过把瘾，气气这帮孙子们，结果半道儿上就遇见您的船了。当时就觉得好奇，没怎么多想就跟着潜下去瞧瞧，哎呦，现在想想都觉得冤得慌。”

我在一边赶紧打断他：“得了吧，瞧您这岁数，得有小五十了吧，还爱国青年呢，说出去您自个儿信么？”

“嗨！要我说您这眼力可真差点儿意思，别的不论，要说今年咱也才26，活得正欢实着呢。您这一句话就把爷们儿埋土里头半截，不厚道啊。”

这家伙估计也是个京片子，都到这份儿上了贫得还是让人没话说。我正要再损他几句，一旁的高胖子不耐烦了。



“你出来爱国还带着这么专业的潜水设备？再说人家愤青都是往南边跑，唯独你奔西边来，别说你不知道这片海是什么地方？！”高胖子哼一声，“日本的龙三角，名气也不小吧，前前后后这么些年多少船都搭到这里头了，我就不信还有人自己会往里钻。”

他喘口气儿：“要我说，不管你是为了什么东西来的，反正现在是带不走了，不如告诉我们，没准儿咱还能合作一把，最后我肯定也不让你空跑一趟，你看行不行？”

“就是么，”我在一旁搭碴儿，“听口音您也像是北边来的，我在北京那儿也有生意，以后保不齐还能有个来往。”

我走过去给那个老男人点了根利群，他一边抽着烟，一边揉着下巴上的胡子看着我们：“得，得，再搅和也没意思，今儿就今儿了，反正也是在你们手里面，赵爷我认栽，一会儿看看能捞上来什么东西，我给你们说道说道。”

高胖子脸色顿时大为舒缓，正高兴着，就听到外面有人敲门：“高先生，出货了。”

三

甲板上湿漉漉的，到处都是被带上来的海草，谁不小心踩上去就是一个趔趄。我们仨走在来来回回的工作人员中，东瞧西看。船头和船尾已经堆着大批的出水文物，水里面不时地还会冒出几个拖着东西的大汉，我也没见过他们的工作流程，只觉得可能是一些小件或者损坏的器物。

高胖子领着我们来回看了看，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稀奇的宝贝。船头那些被分门别类码在一起的东西大多是一些青花瓷，看器型像是粤东以及闽南一带的民窑所产，并没有正统官窑那样的精美和华丽。不过所幸的是保存完好，要是能有成套的出现，倒也能卖个大价钱。

船尾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就那么驳杂地堆放着，估计鉴定人员都还在船头那里忙活。我走过去瞧了瞧，这堆东西以金银器为主，里面还掺杂着几件成色不错的玉器。我蹲下身在里面翻捡着，却并不十分感兴趣，一来是自己对于这些物件，毕竟是不太懂行，二来像金玉这种东西，市场波动太大，价钱给的高不高全在买家。要是没人愿意要，再好的东西

也得憋死到手里。

我漫不经心地拍了拍手站起来，左右四顾，不禁眼前一亮，看来这趟真让我来着了。我推了推正在把玩着一个金镶玉扳指的高胖子，冲那几件刚出水的青白釉瓷比画道：“老高，那个龙纹瓶你可得留给我啊。”

姓赵的男人闻言转头看过去，乐呵呵地咧开嘴：“嚯！好东西，就那个碎瓷瓜棱怎么说也得给七位数。”

我们仨走过去瞧了瞧，确实是正品的景德镇青白釉，数目还不小，零零散散四五样东西。我指着那个人面堆雕龙纹的贯耳瓶给高胖子看：“嘿，瞧准了，这东西千万得留给我，我今年的买卖就靠它了。”

“行，行，行……”高胖子摇头晃脑地答应着，正要蹲下去仔细看看，却没想脚底一滑，整个身子向后仰去，撞到了个恰巧经过的工作人员，那人身子一歪，手里的竹筐掉在甲板上，里面的破铜烂铁叮叮咣咣地散了一地。

好巧不巧地，一个瞧不出模样的东西刚落下就连蹦带跳地冲我那个龙纹瓶滑过去了，我还没来得及伸手，只听见“当”的一声，今年的生意眨眼间就碎了一桩。

“我靠，不是这么玩的吧。”我把高胖子拉起来，冲那人苦笑道，“哥们儿，您的筐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啊……这也忒害人了。”

高胖子咳嗽两声，蹲下去一边帮那人收拾东西一边替他说：“哎，算你倒霉，这都是一块捞上来的破烂，收拾收拾准备再扔回去的。要说你这人品也是次了点，这意外都能让你碰上。”

旁边那个姓赵的还不失时机地添了一句：“怕什么，这东西碎就碎了，回去找个好师傅补全活，一样能卖。”

我心说扯淡，摆摆手也没理会他，捡起那个黑黝黝的东西仔细看了看，发现是一个鎏金的酒壶，表面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不好好看还真瞧不出是干吗的。一时间无比郁闷，抬手就给它扔回了海里。

我在一边正纠结着，冷不防听到那个姓赵的干笑了两声：“要说得亏你们碰见我了，不然还不把宝贝全当破烂扔了。”

四

我转过头，只见那个姓赵的正指着高胖子手里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一脸大爷相地看着他。高胖子眨眨眼睛，七手八脚地把地上的东西收拾干净，对那个搬运工说了句这些东西我先留下看看，就打发他去船头帮忙。

“走，咱们到下面去说。”高胖子冲我使了个眼色，把手里那块方砖一样的东西扔进筐子，抱着一堆东西往下面的船舱走。我惋惜地看了眼地上那堆碎瓷片，叹了口气也跟下去。

高胖子领着他进了我的卧舱，刚放下筐子，还没等我把门关上，就看见这位赵大爷拿起那块砖头得意洋洋地看着我们：“我说你们这业务素质也忒差了，连这玩意儿都不知道，还来这儿捞个什么劲儿啊，弄上来几样瓷器就当宝贝似的，怪不到现在都发不了财……”

“得，得，先别忙着教训我们，”我倒了三杯水放在桌子上，“您这儿都絮叨半天了，也没说出个所以来，就您那半块砖头，怎么就成宝贝了？”

高胖子坐在沙发上喘口气儿，好整以暇地说：“赵师傅，咱们走的道儿毕竟不一样，你的消息灵得多，看出什么了就给指点两句，咱一起发财。”

这位姓赵的年轻大叔没有说话，只是嘿嘿一笑，随手就把东西搁到桌子中间。我这才认出这块四四方方的砖头其实是个盒子，盖和身是子母口的结构，长宽都是四十厘米左右，周身阴刻着模糊的长脚如意纹。不过由于年深日久，又长期在水里泡着，表面早已被海水腐蚀得不成样子，所以也无法仔细辨认，大眼瞧过去只觉得黑漆漆的一片，一时间倒也认不出是什么材质的。

“这盒子里……有东西？”我问道。

“嘿，瞧好喽二位，让赵爷我给你们露一手。”说着，他的双手搭在了盒盖上，手掌捧着盒壁，两个大拇指微微使劲，慢慢地往上抬。我和高胖子屏住了呼吸，只把脑袋向前凑了凑，默不作声地看着它。

“啪嗒”一声，赵大叔取下盖子，把手放到一边，只见墨黑的盒底上，赫然叠放着两块淡青色的玉圭。

我觉得新鲜，随手拿起一块来上下打量：“什么东西，藏得还这么

隐……嚯！高胖子你看看，上面还有字。”我把刻着字迹的一面递给他，“瞧瞧上面写的什么。”

“嘿！别急啊，这东西可是我得着的。”赵大叔没想到我手这么快，却也没办法，只好拿起另外一块放到眼前自顾自地琢磨起来。

“嘶……嗯，这……”我见高胖子低声沉吟着，像是要说什么。

刚要开口去问，一旁的赵大叔突然说话了：“得，得，反正我也看不懂，还是您瞅着给咱翻译翻译吧。”他装模作样地又来回倒腾了两遍，这才把玉圭撂下。

高胖子咂了咂嘴，皱着眉抬起头问他：“赵师傅，你不知道这上面写着东西？”

“这个……我手里那点信儿……哎，这么跟您说吧，我知道这上面到底是啥，但是具体的，也不大明白。”

“嗯……”高胖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你把那块拿来让我瞧瞧。”

那一块玉圭，比高胖子现在手上拿的要小一些，颜色也更淡。但真要说起来，桌子上这块的成色，却是比那块大的还要好上几分，也不知上面刻的会是些什么机要。

高胖子把玉板在桌子上搁住，双手接过另一块，眯着眼睛刚刚看了一眼就不禁骂出了声：“靠！居然是古文！”

“废话，不是古文，难道还是白话文？”我喝口水，“说说都看出啥来了？”

高胖子一脸严肃：“犯什么浑呢，这是蝌蚪文，跟那块完全不一样，乍一看倒是像竹简纪年上的片段，但我也看不太明白，具体的不好说。”

“嗯？那这一块呢？”

高胖子瞟了赵大叔一眼：“这个……”他拿起桌子上那块闪着惨白光芒的玉圭，“这上面……是一个墓葬。”

五

“嚯！有门儿啊！”我不禁心里一动，暗想这所谓的爱国大叔原来就是奔它来的，忍不住开口问道：“谁的墓？”

高胖子低头又看了看玉板，然后一脸复杂地对着我：“应该是……铁

木真的。”

我正在心底打着自己的算盘，想回去以后是不是能跟身边这位职业倒斗儿的运动员合作一把，听了这话不禁一个激灵，一口水喝下去差点没喷出来：“这玩笑开大了啊，我这……这……”突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转过头去问赵大叔，“这……老赵，你不是有线索么，你说呢。”

“我那消息应该不假，保不齐还真是成吉思汗的。”老赵一脸镇静，毕竟是见的多了，倒也不像我这么大惊小怪。

高胖子想了想：“那……要方便的话，您具体给说说，我们也好知道这线索到底可靠不可靠。”

“这个吧，”老赵喝口水，招呼高胖子坐下来，压低声音，“俩月前，我在内蒙跟着一个伙计下地，事先踩好的点儿，看规格跟葬式像是元朝的将军墓，本来以为准是个肥斗儿，谁知道进去后才发现，他娘的居然是个衣冠冢！里面什么都没有，当时赵爷我一怒之下就把那空棺材给踹了个底儿朝天，准备收拾收拾打道回府。嘿，谁想可巧，这一脚倒让我那伙计找到了点东西，”老赵揉揉脑袋，叹了口气，“可惜，这一找，给找出祸害来了。”

“这话怎么说？有东西，那是好事儿啊？”

“你们不知道，”老赵摆摆手，“当时我那伙计见斗儿里面实在是没什么洋落好捡，就忍不住去拨拉地上的衣服。可你想，这墓室是多邪行的地方，能多待么，更何况我还把人家的棺材板儿给拆了，得赶紧走啊。我正跟那儿催呢，就听我那伙计说，那衣服里，他娘的居然有夹层！”

我见老赵停下来慢慢地喝了口水，忍不住在一旁奚落他：“瞧你那素质，还把人家棺材给踹了，你说你这么多年，在地下都怎么干的？”

“这……这当时不是气急了么，”老赵白了我一眼，“再说了，干我们这行的，还真能信那些不靠谱的东西？”

我心想你那一脚就够不靠谱的了，还好意思提，但终于也没再多说，撇撇嘴继续听他讲下去。

“按理说当时那种情况，要是我们趁早走了，也就不会出什么事儿，可惜，最后还是没忍住，就那个破地宫黑灯瞎火的连盏长明灯都没有，我愣是打着电筒让那伙计把夹层翻出来看。这一看，可不得了。原来这衣冠冢的主人，是元世祖忽必烈手下的万户。那片夹层上记着，这个叫脱脱不

花的万户侯，当年跟着水军征讨日本，并不指挥打仗，而是负责一项更重要的任务。”

说到这里，他用手指了指桌子上那个阴气森森的方盒：“他的任务，就是运送这个盒子到日本，据他自己说，这个盒子里，装着有关太祖墓葬的秘密。”

“可是……没道理啊……”高胖子沉吟了一下，低声道。

“可不是么，不过就是有道理咱也没辙。你想想，最后那几千艘船都葬到这片海里了，谁还管他当初干吗来了呢。”

“那上面也没记？”

老赵摇了摇头：“我估摸着就是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也许这里面还有后招也不一定。再说，他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

“我靠，他没死啊，”我问道，“那怎么就个空坟跟那儿杵着，尸体呢？”

“听我说完，”老赵一口气把水喝干，“要说起来这脱脱不花也是命大，当时没在海里喂了鱼，反倒被日本的武士捞起来做了俘虏，直到几个月后元朝交了赎金他才被放回来。那片破布上最后就写着，他自己也知道身上的事儿不能见光，既然东西已经沉到海底了，那皇帝肯定也不会容得下他，于是回来没多久他就假装暴病而亡，造了个衣冠冢在那儿摆着，自己金蝉脱壳，从此就消失了。”

高胖子点点头，拿起那两块玉圭看了看：“那这……”他冲着老赵这么一比画，“……哎？对了，你们俩不是没事儿么，怎么说是祸害呢？”

“得嘞，您不知道，我是不要紧，可我那伙计的一双手算是交代进去了。谁想到那夹层上涂的还有毒，那会儿他也是大意，没戴手套就去抓着看，结果后来手上一发汗，唉……要么我能一个人来这地方寻东西么？”

这一行，本就是桩玩命的买卖，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老赵说到此也只是摇了摇头，没有再往下提，想必是司空见惯了的关系。

高胖子闻言沉默了一阵，他歪着头反复审视手里的两块玉圭，半晌不语。

“那，高老板，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关键还是这玉面上的东西，您看出什么没？”

“你说这个，”高胖子想了想，把那块小的递给老赵看，“这上面的文字，或者说跟这种字有关的，那衣冠冢里面有线索没？”